

表箋

忠憲王世家

史贊

史傳序

策問

論

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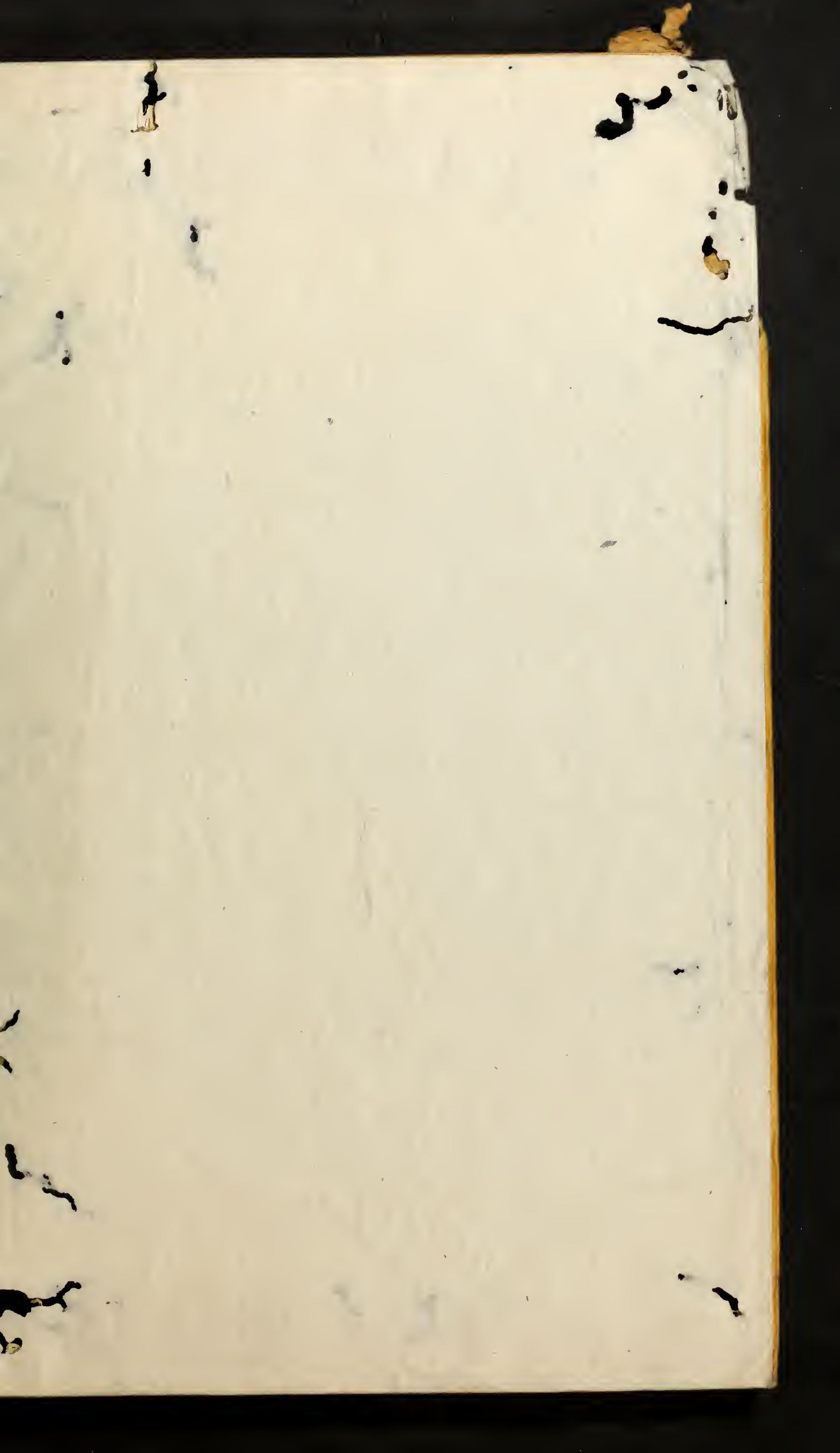
銘

讚

箴

長短句

益齋集  
利





益齋亂葉卷第八

謝聖旨表 明陵代

起居

垂髫北上三年別荷於眷憐銘骨泉歸一日何  
忘於請祝

謝表

諄諄之命用亦恩威眇眇之資徒增感愧云云  
在衡若舜弛弓如湯克類克明參兩儀而立極  
以寬以簡一四海之歸心臣猥將總角之年親  
奉垂衣之化願遭家之不幸恐無地以自安特



降鳳綸委以藩宣之寄載馳龍節申其策勵之  
辭豈惟臣庶之舉欣實是宗祧之攸賴茲蓋義  
敦系遠仁撫恤孤念齊桓尊王之功欲存後裔  
使蔡仲繼父之業以蓋前愆臣敢不當夙夜以  
欽導庶生成之永賴

謝御衣酒表

起居

父臨普率恩偏濱海之封嬰慕寬仁心功後天  
之祝

心表



皇華傳命示寵賚之非常弱質踰涯抱感情之  
罔極欽惟奉先惟孝字小以仁記勤王於聖武  
之朝惠鮮遠俗念尚主於世皇之日保佑孱孫  
特宣密勿之言兼致殊尤之錫仙壺九醞濃含  
雨露之香宮錦一封爛吐雲霞之彩淡洽自天  
之澤懽呼滿國之榮臣敢不每思醺骨之恩庶  
盡糜軀之效

乞比色目表

起居

比一國於萬邦僅同黑誌祈億齡於九闈別有



丹誠

請表

天必聽卑曲從人欲事難泥古斷在帝心輒露  
愚衷敢塵睿鑑云云能哲而惠自誠而明遵列  
祖之憲章簡臨寬御曉多方於品制適肅遠安  
已推彰信之仁又篤念功之義顧惟弊邑服我  
大邦敵愾攻遼助聖武東征之旅觀光過沛迎  
世皇北上之師遂蒙釐降之榮獲守藩宣之寄  
洎子孫而相繼講甥舅之至權及際休明血深  
緣幸元良載誕允孚四海之情寡昧自矜私謂



三韓之福因念曾忝聯芳於玉葉更逢毓慶於  
璿源既然得附於本支何乃未同於色目肆瀝  
由中之懇佇霑無外之恩伏望賜以俞音順其  
景慕臣謹當感聖化於桑域庶臻曾一變之期  
湊忠誠於葵宸永貢嵩三呼之祝

陳情表

起居

若東海百川之赴孰敢後於朝宗效南山萬壽  
之呼臣獨先於請祝

陳情云云欽觀至正五年月日頒降詔書



益齋集卷之八  
三  
條畫內一款今後漢人高麗人南人等投  
充恟薛者並在此限伏讀已還幢惶陷越不  
能自己仰黷天聽者

天地無私順物情而並育帝王有作觀民志以  
必從敢進瞽言佇回聰聽云云能哲而惠所存  
者神巍乎有功燦乎有文尚敦恭儉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坐致雍熙伏念自聖朝奮義而肇基  
惟小國向風而先服助威討賊遏遼民狼顧之  
謀冒險迎師贊世祖龍興之業由是講甥舅之  
親而委以保釐之位徵子弟之質而備於宿衛



之行坐得次於雄吉刺台飲亦參於閣于也遠  
况今坤元配德豈惟萬國之榮觀宸索諸祥偏  
是三韓之慶賴故以愚衷而自揆與諸異姓而  
不倫伏望勿遺既往之忠勤亦念難遭之緣幸  
俾同世戚免貽沙汰之嫌益戴皇恩庶盡粉糜  
之効

為公主乞賜稱號陳情表 今代

起居

守封青社阻承晉接之日三貢祝丹霄常効為  
呼之歲萬



陳情表

嬰孩強聒專憑慈父之憐后帝亶聰曲徇愚民  
 之欲異紆睿鑑優納懇言云云自誠而躬慮善  
 以動任賢勿貳開慶會於千年立愛惟親得懽  
 心於四海願將庸品端幸昌辰苟陳有切之懷  
 豈阻必卑之聽尚王姬而作配不為榮乎令國  
 俗以斥名非所宜也因念臣之曾王父忠烈王  
國大長公主主之稱臣之王父忠宣王諱尚寶塔  
室麟公主受韓調長公之王父忠宣王諱尚寶塔  
 蜀在金枝之譜意存彤管之規若蒙陛下矜其  
 來處於遠方許以追遵於舊例疏恩九闈俾禮



李以增華感德三韓指大椿而獻壽

謝銀字圓牌表

起居

表東海以為封曾叨寵命拱北辰之居所庶效

忠誠

謝表

言伏蒙陛下賜臣鋪馬聖旨六道銀字圓牌三面臣之祖父忠宣王臣某

所嘗拜賜者而藏在上司已有年矣今悉命之於臣與國人不勝驚感陳情

者

聰聽必卑天豈鶴鳴之相阻睿息偏重山非蚊  
負之可勝惟一國之感銘實四方之欽慕伏念



遭逢盛朝宿衛多年言告言歸雖輟趨蹌之列  
而康而色每容敷奏之辭適因賤介之還回與  
先臣之賜璽書六軸承使命以有憑銀字三符  
報軍情而無滯茲蓋伏遇簡臨寬御厚往薄來  
推傳愛於邊氓視同內地記微勞於上世撫及  
後昆臣敢不率祖攸行述侯所職春朝秋覲對  
揚天子之休夜寐夙興請祝聖人之壽

陳情表

起居

承賜履於東方麻遵箕子八條之化墮垂衣於



北闕竊效封人三祝之誠云云事宜陳而自默  
豈人臣諄直之心言可採而必從是聖主包容  
之度敢摠愚抱庸黷聰聞云云體禹儉勤躋湯  
勇智簡臨寬御啓洪業於竹苞厚往薄來致庶  
邦之葵向伏念小邦爰自祖宗之代獲叨甥舅  
之榮土風雖愧於中原天堯多逢於上國茲者  
榮安王太夫人李氏衣冠奕葉禮義名家毓德  
坤六會踐黃金之屋儲祥震索富開碧縷之門  
竊聞皇朝之法有所謂寧元兇者合姻婭之歡  
為子孫之慶古既如是今胡不然若蒙陛下為



六夫人李氏舉盛禮之優優示殊恩之衍衍則  
九族感睦親之義誓永世而不忘一邦殫歸表  
之誠祝後天而難老

字兀兒孔宴後謝表

起居

父臨普率旁推一視之仁嬰慕聖明深貢三呼  
之祝

謝表

乾坤邈矣敢期呼籲之聞草木微哉忽致恩榮  
之沐感驚交至蹈舞不知云云體禹儉勤躋湯



聖敬導祖宗之典禮雖舊維新擁廟社之休祥  
於斯為盛燕居聽卑之鑑克敦字小之仁眷言  
出日之邦生我倪天之妹義鍾坤順導身儀於  
六宮慶毓高明固邦本於萬歲於是降香源之  
貴戚馳玉節之重臣陳飲食以賜歡賞金繒而  
將意既醉以德為永好於舅甥不顯其光想歆  
觀於夷夏臣敢不念其卯翼報以粉糜專述職  
於箕封每輸誠於華祝

字兒扎宴後謝皇太子殿牋

天一清地一寧道啓文明之旦星重輝海重潤



誕膺監撫之權舉率土以共欣况小邦之多幸  
今者皇帝陛下特降濟濟太子定安平章等官  
來錫字兒扎之宴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學將  
日博德與年豐既陞儲位於青宮益篤孝誠於  
丹宸謂慈闈之桑梓難比庶邦導皇澤於雲霄  
俾張嘉會山川聳動而相慶父老矜誇於及觀  
某謹當益殫不貳之心永祝無疆之壽

皇太子封冊賀表

起居

昔陪京輦與霜行葦之恩今守海藩願獻蟠桃



之筭

賀表

體元當宇開萬世之丕圖立長承祧述百王之  
盛典德音覃被瑞應孔彰云云以乾健而簡臨  
得高明之善繼嚴尊師重傳之禮夙著今聞委  
監國撫軍之權允孚輿望茲蓋宗社垂祉天人  
協謀用啓祐於宸衷爰固寧其邦本因推廣愛  
之理更布好生之仁舉四海莫不歡欣願三韓  
尤為慶幸伏念臣曾荷金門之通籍久叨銅禁  
之侍書奉日危趨恨未參於嘉會聆風燕賀誠



有倍於恒流

皇太子上同牋

起居

誠劣塵微愧乏培山之效夢勞天遠謾輸披霧之心

賀牋

惟忠惟孝允乎上帝之心以長以賢遂正前星之位輿情攸屬邦本不搖云云德稟川冲學博日乾珣珉錫冊永觀萬國之貞青蓋乘車端奉一人之慶躬任承祧之重意專問寢之勤伏念



早忝末寮優承厚睦鯁岑滯迹未預賀班鵠海  
馳誠難禁喜淚

謝功臣號表

起居

聞九奏於鈞天猶尋一夢效三呼於嵩岳每祝  
萬年

謝表

言至正十六年二月二十日使臣等  
以中書都堂鈞旨欽奉宣命而至臣

謹與一國臣僚備禮儀出城恭迎望闕  
受伏讀宣命節文接臣親作保義宣忠奉  
國章惠靖遠功臣頓首拜手神魂預  
趨涼細交福不知蹈舞感涕無窮者

千載一時欣戴自天之命四方萬國聳聞豨代



之榮銘骨何忘粉身難報欽惟云云以簡臨下  
惟精執中率祖攸行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順帝  
之則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至如草木之生成皆  
是乾坤之休養伏念爰從弱歲獲覲清光充宿  
衛於龍樓既之絲毫之補襲藩宣於鯨域亦徵  
尺寸之功何圖十有二字之褒謬及百無一能  
之品茲蓋伏遇記累世勤王之效憐愚臣戀主  
之誠特垂綸綍之言用比鼎鍾之刻臣謹當志  
求仁而務惠於物身服義而願忠於君保遠民  
養蠶之情幾幾致於安靖嚴上國明明之訓敢



不奉以周旋

詔赦謝恩表

起居

北辰居所下臨折示之津東海守封上祝蟠桃  
之歲

謝表

乾坤洪造曲全庶物之生父母至仁旋棄癡兒  
之過云云乃神乃聖以簡以寬埋尚無為體舞  
干於大舜心敦不忍法弛咎於成湯故茲四海  
之康繫我一人之慶伏念堯邁盛際叨寵弊封



賦子亂常殆將覆國愚臣應卒不及聞天今者  
伏蒙云云推視遠之明廓包荒之度揆事機之  
非所得已矜情實之無可奈何霽雷霆之感既  
往不吝需雨露之澤咸與惟新乾坤全物之生  
父母棄兒之過亦不足為喻也人非木石豈不  
知感哉臣謹當布德音於臣庶以寧一邦修職  
貢於歲時無替萬世

乞退殘

臣於本月十日墮馬傷足不能坐立乞免職任者

海嶺舉首庶幾仰戴於靈山厩馬傷蹄詎可齊  
驅於清路肆陳卑抱庸贖亶聰伏念臣鈞槩劣



能斗筭賤品濫據秉鈞之任敢忘粉身常懷覆  
鍊之虞有若芒背果致元崇之足疾靡堪須賈  
之膝行呻吟衽席之間匍匐文尋之內茲蓋才  
微責重福過災生遭口吻之笙簧勢難共處損  
筋骸於銜檠誠合退藏伏望矜臣欲省事而養  
痾諒臣非矯情而辭寵致令臣桑榆晚景謝軒  
裳之榮蓬藿閑居收藥餌之效專祝岡陵之壽  
小酬天地之私

臣頃以足疾乞退伏聞又下批授依前職  
任加十字功臣之號不勝恐懼更乞辭免



者

量能用捨仁君豈責所難揣分行藏賢士免罹  
于禍冀回聰聽優納瞽言伏念臣腐爛之儒迂  
濶於事智不周於術足已速蹶顛誠益切於乞  
骸自甘屈蟄何擬殊尤之寵復加疋瘁之資臨  
觴之鳥魂驚更聞金奏伏撻之駑力憊却得錦  
幘人將群起而爭嘲臣固反觀而增愧曷以往  
來之連蹇強為揖讓之雍容伏望吐溫然之俞  
音全老矣之殘喘三薰三浴拜孔光歸第之恩  
一經一丘償弘景掛冠之志



臣某病既彌留再上箋乞退今月二十五  
日伏蒙上慈特遣左副代言臣抑淑鷹揚  
軍上將軍臣金鏞就賜臣教書不允其請  
顛倒感激夜不能寐伏地嗚咽更陳愚抱  
者

仕而所欲忠者主耳苟非才空忝於恩榮老矣  
不能退則士乎况多病敢安於祿位瀝誠呼籲  
揆理矜從伏念臣才為宰相之盲病類淳圖之  
躓經綸任重嘗慙秉筆以昏昏劔履班崇還恐  
執圭而蹶蹶分甘斃縮望絕鳧趨敢思密勿之



言強起敬危之步先以爪牙重將臨視草廬申  
之喉舌名臣奉傳芝檢光生闐闐聲動縉紳既  
蒙眷遇之無前肯慮死亡之在後然而功微而  
居高者必遭橫議智薄而據要者難免厚誣雖  
厥疾之得瘳尚胡顏而復進伏望察難回之懇  
憐垂盡之年致令臣收六尺之頑軀避賢者路  
散一簪之華髮送老于家

臣再上牋乞退未蒙俞允今已旬月病勢  
增加復陳誠悃仰黷天聽者

葵心有切雖知向日以獨傾蒲質既微唯恐望



秋而先瘁將乞骸骨屢陳肺腸伏念受知德陵  
而靡有寸能逮事肅禰而亦無毫補夤緣盛際  
累蒙衛鶴之榮俛餘生庶效隋蛇之報顧精  
神之昏耗由老病之連綿豈宜竊位而忘羞不  
亟避賢而謝事外戚如洪象宰勇退中年邊功  
若廉元戎屈居下坐孰謂七旬之癡漢合為一  
國之重臣徒然違禮法之明文所以致朝廷之  
衆謗伏望優納懈辭俾從初服則臣迹常留於  
輦轂沐歌擘擘之紫芝夢亦想於晁旒能賦猗  
猗之某竹



乞免書筵講說舉贊成事安軸密直副使

李穀自代牋

伏以發散盡禮入君乃能得師推賢讓能臣子  
所以輔立臣頃承綸命久侍書筵舉止近跡而  
未定以整非見聞鹵莽而無益於取正臣猶知  
愧孰不忍欺而况素蒙肅條玄化掩翳耳類許  
丞之重聽背同社子之偏枯眷戀軒墀荷不收  
桑榆之晚景顛濟溝壑恐難保松栢之歲寒切  
見僉議贊成事安某密直副使李某清介無華  
端方有守失一旬學問高於東方才名動於上



國擇於二俊替此一愚重席談經彼得贊右文  
之化閉門謝事臣何忘優老之恩

益齋亂藁卷第八



三才圖會

卷三



金齋亂藁卷第九上

有元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義翊順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  
國忠憲王世家

謹按本國世代編年太祖姓王氏諱建字若天  
考金城太守諱隆妣韓氏唐僖宗乾符四年丁  
酉正月丙戌生于松岳南第生而聰明器度雄  
深包濟世之量昭宗乾寧三年丙辰年二十始  
仕泰封三弓裔為鐵原京太守屢立大功遷永  
軍將軍波珠餐侍中位冠百僚弓裔繼虐嗜



崇謙等四人詣王之私第議曰今弓王無道惡  
淳桀紂吾輩所以會此者欲公救民耳王變色  
固拒之諸將曰天與不受反受其咎當今德望  
華有居公之右者豈可違天命受制於獨夫之  
手乎夫人柳氏在帳中出口舉義代虐自古有  
之今聞諸將之言妾猶自奮况大丈夫乎手提  
甲以被王身諸將扶擁而出令人前行呼曰王  
公已舉義兵矣國人先至宮門鼓噪而待者萬  
計弓裔聞之微服遁于巖谷為斧壤民所害是



日王即位于布政殿國號高麗二年都松岳郡  
十八年新羅王金傳請入覲其國臣庶皆隨之  
車騎連亘三十餘里十九年正月百濟王甄萱  
為其子神劔幽於金山佛寺逃奔錦城請入朝  
及至待以厚禮王親率三軍與神劔戰于崇善  
城斬之緩轡徐行至百濟王都慰撫曰元凶已  
滅赤子何辜百姓大悅九月還受百官朝賀親  
制政誠一卷誠百寮詩八篇信書十條垂戒後  
嗣永為龜鑑二十二年晉帝遣國子博士謝攀  
等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授校太師玄菟州大



都督高麗國王二十六年夏五月丁酉薨子惠  
三立諱武字承乾相表奇偉膂力絕倫每從太  
祖征伐四方執弓帶劍先導後衛與士卒同甘  
苦百濟之戰奮勇先登大破之晉天福八年五  
月奉遺命即王位三年九月戊申薨弟定王立  
諱堯字義天四年三月丙辰薨弟光王立諱昭  
字日華即位之初以禮接下恤孤寒重儒雅夙  
夜惟寅刑政不濫六年令百官衣冠從華制九  
年五月丙申命翰林學士雙冀知貢舉試得甲  
科進士崔暹等科舉之興始此二十六年五月



甲午薨子景王立諱佑字長民溫良仁厚不好  
嬉遊既即位悉取前朝所受讒訕之書焚之中  
外大悅六年七月丙午薨成王立諱治字溫古  
太祖之孫也宋太平興國六年七月景王寢疾  
引八卧內執手囑國事景王薨王即位九年六  
月令職在言責者事有不合於理當須固執確  
論五品以上各言時政得失民間利害十一年  
五月命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所舉者德行才術  
具疏名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薨穆王立  
諱誦字孝伸景王長子成王愛如已子契丹統



和十五年十月受成王禪即王位十二年二月  
康兆反三月十三日王薨顯王立諱詢字安世  
太祖之孫也穆王無子寢疾遣皇甫愈義迎立  
之放前代宮女百餘人罷教坊壞池苑放禽獸  
元年十二月契丹帝討康兆執歸誅之二十三  
年夏五月辛未薨子德王立諱欽字元良三年  
九月癸卯薨弟靖王立諱亨字中昭十二年五  
月丁酉薨弟文王立諱徽字燭幽十五年三月  
謁文宣王廟二十二年九月甲申中書令崔冲  
卒謚文憲公冲以門下生徒分為九齋曰樂聖



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自公  
卿適庶下至州縣舉子皆隸名籍中以習聖人  
之道文物由是益盛三十七年七月丁酉薨子  
頌王立諱勳字義恭服喪哀毀過禮因得疾十  
月二十三日薨弟宣王立諱運字繼天十一年  
五月壬寅薨子獻王立諱昱二年八月以病讓  
位于叔父雞林公明年二月甲辰薨肅王立諱  
顥字天常文王第三子也幼而聰慧長而孝敬  
博通經史勤儉果斷文王寵愛之常曰後之復  
興宗國者其在汝乎始封爲雞林公遼壽昌元



年十月庚午受獻王禪即王位十一年十月丙寅薨子睿王立諱侯字世民三年七月親釋奠于文廟四年秋七月始為國學試試取大學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周易曰麗澤齋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十六年六月大旱開清燕閣命起居舍人林存講詩雲漢學士朴承冲講書洪範得雨十七年夏四月甲午薨子仁王立諱楷字仁表性仁孝寬慈好學問多才藝敬師傅禮臣寮睿王及王



右尤所鍾愛四年國舅李資謙與平章事卓俊  
卿作亂知茶房事崔思全兵部尚書全珣以義  
諭俊卿俊卿感悟擔王於肩仗劍一呼資謙之  
徒瓦解王登廣化門樓軍民瞻望懽呼聲動天  
地十一年五月蝗蟲食松葉王諭群臣曰京房  
曰食祿不益聖化天亦以虫之無益於人而食  
萬物者予以不明用非其人苟聞昌言安敢不  
從其有公清正直節義可尊者具以名聞將陟  
而勸之貧求冒利暴戾殘賊者勿論親踈貴賤  
以其罪聞將黜而戒之自是月不雨至秋七月



王如奉恩寺禱雨於太祖真得大雨三日二十  
四年二月丁卯薨子毅王立諱暉字日新二十  
四年八月鄭仲夫反與諸將官殲朝臣王遜于  
巨濟弟明王立諱皓字之旦三年大僕卿金甫  
當全州牧使裴純祐等謀舉兵以迎前王不克  
皆死仲夫遣李義政候前王十月一目前王薨  
九年大將軍慶大升斬仲夫及黨與前朝逆臣  
皆伏辜唯義政逃以薨二十七年遜位于弟榮  
浪公至五年十一月薨神王立諱暉七年正月  
丁丑薨子熙王立諱靛字不坡爲世子常關經



送與寮友講經史四年十月乙亥饗國老庶老  
孝子順承義夫節婦鰥寡孤獨篤疾廢疾賜物  
有差七年十二月即中王濟明謀誅崔忠獻不  
克是月王遜于喬桐至高王二十五年八月戊  
子薨康王之諱禎字法柱明王元子二在八月  
九日薨子高王之諱曦字大明寔忠憲王以金  
明昌三年春正月十八日生崇慶元年七月二  
十三日冊為王世子加元服王天姿慈祥謹厚  
不妄言談嘗受學于名儒俞升旦留心經史初  
晉康侯崔忠獻自明王時專國至是凡二十四



年子晉陽公孫怡繼政三十二年子晉平公孫  
沆孫誼又相次繼之擅廢立作威福者四世六  
十年王小心守法進退以禮故權臣雖跋扈莫  
敢凌也元年大蒙古太祖成吉思皇帝舉兵攻  
金金人六敗二年燕民餉天兵之留守者醉而  
殺之有遼之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等乘機  
而起目稱大遼收國王以鶻兒乞奴為元帥驅  
掠中原人民以拒天兵請地及兵於我我不許  
舟兵遂闖入我疆保江東咸王命左僕射寶文  
閣學士趙冲上將軍金就礪等將兵禦之五年



十二月成吉思皇帝遣元帥哈真副元帥扎剌  
稱蒙古國行尚書省與東真國大將完顏子淵  
討金山王子等時天甚寒大雨雪糧餉不至丹  
兵據險堅壁以待其疲哈真遣使者十二人與  
我德州進士任慶和偕來投書于我欲與共滅  
丹賊結為兄弟之國二勅趙冲就礪等出兵轉  
穀合力破賊就礪至軍中哈真等使通事趙仲  
祥語之曰果與我連和宜先遙禮蒙古皇帝次  
則又禮萬奴皇帝就礪曰天無二日民無二主  
天下安有二帝遂禮蒙古皇帝而不拜萬奴哈



真等天奇之又見就礪狀貌奇偉遂與同坐共  
飲議破賊之計哈真曰兩國已為兄弟何憂破  
賊乎明日趙冲引兵至哈真與之合軍大振環  
賊壘四面攻之賊計窮出降王子自縊其偽丞  
相平章以下百餘人皆斬之於是哈真等與趙  
冲就礪指日同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分其俘  
虜為信我處之郡縣之間今處處有契丹場舊  
地是也二十八年遣三姪永寧公王縉率衣冠  
子弟十五人入為禿魯花四十六年春三月王  
將親朝以疾不果遣世子入侍至六月晦薨壽



六十八在位四十七年遺書曰教臣寮眾庶予  
德薄負重疾病彌留粵惟王位不可虛矧予尤  
予其德足以升聞于上乃命以位允爾官司各  
執爾事聽受嗣王之令嗣王入朝未還其間軍  
國庶政聽於太孫卜宅之制務從儉德易月之  
服三日而除遵行上國喪制毋以死傷生武宗  
皇帝下詔追加封贈制若曰昔我太祖皇帝奮  
舉漢北也東征西旆分甸南服昭德示威所向  
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故高麗國  
王王暉深察機運舉國內向事會之來問不容



髮自非秉志端慤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屬  
遼民餘孽僭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  
命將致討于時冰雪沍寒饋餉不通而噉乃能  
洪待轉輸師皆宿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  
師徒往殄殘寇其於肇造開基立勳王室保民  
興邦莫與之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  
後昆流慶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連歲不其躋歟  
是宜追崇上爵仍易嘉名媿而有知歆茲異數  
可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義胡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諡忠



憲云世子之入朝也叅知政事李世村樞密院  
事金寶鼎借將軍金承俊行首金大才少卿李  
凝謁者吳軒李傑舍人鄭均錄事李承行李君  
伯等四十人寶從之至燕京憲宗皇帝南征駐  
蹕釣魚山於是離燕京將詣行在道過京兆潼  
關守土者延至華清宮請浴溫泉謝曰此唐明  
皇所嘗浴者雖異世人臣安敢褻乎聞者嘆服  
至六槃山憲宗晏駕而阿里孛哥阻兵朔野諸  
侯虞疑罔知所從時世祖皇帝觀兵江南世子  
遂南轅間關至梁楚之郊世祖適自襄陽班師



北土奉幣帛謁于道世子軟角烏紗幘頭廣袖  
紫羅袍犀鞞象笏眉目如畫周旋可則羣寮各  
以品服排班于後世祖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  
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  
此天意也大加褒獎與俱至開平府本國以高  
王薨告乃命遣魯花赤忽伯及護其行歸國中  
統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即王位是為元王母曰  
安惠王后柳氏以金宣宗興定三年己卯三月  
十九日生乙未正月二十日冊為世子諱植字  
日新中統五年夏五月天子遣必閣赤忽兀禿



來訊曰今歲王公羣牧咸會上鄴王其乘驛而  
朝秋八月王親朝從之者平章事李巖用樞密  
院副使紫顏等五十人天子所以待遇之諸侯  
王莫敢望東民之被虜掠及逋逃而入中原者  
斷自己尋年後悉歸之初權臣崔誼死高王遣  
六將軍朴希實將軍趙文胄入告曰本國君臣  
所以未盡事大之誠徒以權臣擅政不樂內屬  
故爾今崔誼已死即欲出水就陸以聽上國之  
命而天兵壓境比之穴鼠為貓所守不敢出耳  
憲宗然其言命罷兵賜二人金符遣之及是樞



密副使林紆殺海陽公金仁俊及其黨與遂專  
國政自知罪愆必為上國所討凶謀益甚十年  
六月二十日擅立王之母弟安慶公瑁為王王  
出居西宮朝野莫不傷心世子諶在上國將歸  
至遼寧府聞廢立事還入奏之世祖皇帝遣幹  
朶兒不花李鶚等下詔曰諭高麗國文武臣寮  
據世子來奏本朝臣下擅自將國王廢去以其  
弟安慶公瑁為王朕初聞之以為誠偽無徵未  
可深信蓋王嗣位以來未聞有過苟有過失諫  
而不悛當控告朝廷以聽朕區處不告朝廷臣



吉佩服儒雅奮礪才猷初父命之親承以貢珍  
而入覲會桓肅西巡于川徼而世皇南撫于江  
孺丞期行李之通寧恤歲華之易途屯以阻內  
訃仍遘于家艱號泣其中還納旋膺于晝接中  
統之風雲載啓三韓之疆宇重臨從容必中于  
事機造次不忘于禮憲首遣明廷之質有來冢  
嗣之良釐降展親示渥特殊于他姓服勤尊主  
輸誠益拱于中天不諛是征屢爲先道奉朝斯  
謹罔失常期孫繼尚于皇姬國允資于碩輔有  
爲有守昔勘濟之功多言盛言恭茲弼諧之望



著盍旌舊哲庸實嘉稱太師維垣爵以馭其貴  
君子如社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遵亦曰徽  
彝之舉於戲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恩隨鸞檢以  
頻䟽惟有之是以以之系與鴨江而並遠可贈  
端誠奉化保慶亮節康濟位理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  
敬云世子諱諶後改昨毋順敬王后金氏以忠  
憲王二十三年二月丁卯生焉忠敬王入朝未  
還而忠憲王薨遺令軍國政務聽於太孫中統  
元年忠敬王即位八月冊為世子明習國家典



下擅自廢立亘古以來寧有是理今遣使臣幹  
朶兒不花李鶚等前去詳問若傳聞之誤王身  
無災於女何責如其果然敢有將國王與世子  
并其族屬一有戕害者朕必無赦汝等其明諭  
朕心審思臣節當條具以聞繼遣黑的徐仲雄  
等來命王復位親朝林行憂懼發疽而死其子  
將軍惟茂聞王與頭輦哥國王等引兵來於是  
於牒州郡卷入海島自率三別抄將以拒命大  
將軍宋松禮中丞洪文系殺惟茂然後出江華  
復宅松都惟茂餘黨掠士女盜府藏方舟而下



據珍島又移入耽羅王遣樞密副使金方慶與  
上國元帥阿海皆討平之於是帝下詔曰頃以  
赫行叛逆命將出師撫定爾國今罪人殲滅卿  
以真居古京東方無事矣然念罹茲變故東土  
之人不無驚擾自茲已往卿其保全生聚諭以  
朕意俾各安生業毋或妄生猜釁十五年六月  
十九日薨壽五十六在位十五年武宗皇帝遣  
加封贈制若曰洪惟我祖天錫勇智正萬邦乃  
眷爾家世篤忠貞有成績蓋本深而未茂其德  
厚者流光故高麗國王王植祗訓向方飭躬迪



故祖宗法度喜怒不形於色寬厚長者也幼穉  
學讀書知大義嘗與大司成金壇國王游酒李  
松縉唱和有集行于世至元六年入朝八年又  
率衣冠子第二十八人入朝為禿魯花十一年  
降忽篤恟迷思公主是年忠敬王薨詔曰諭高  
麗國王宗族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國王在日  
屢言世子可以承替今令世子承襲國王句當  
丸在所屬並聽節制由是八月歸國即王位時  
軍旅之後民物凋瘵公主性嚴明果斷內外震  
懾王濟之以柔事無過舉數年之間國家晏然



風俗歸厚以本國官制有同於上國改中書省  
尚書省並為僉議府樞密院為密直司御史臺  
為監察司吏禮部並為典理司刑部為典法司  
其餘官寺之名皆改之侍中為中贊平章事為  
贊成事叅政為叅理金紫光祿為匡靖銀青光  
祿為奉翊其餘階官之名亦改之是年遣堂第  
帶方公王徽入朝為禿魯花先是帝賜日本國  
王書諭以入朝又遣趙良弼為宣撫使以徃竟  
不得其要領及王即位帝以金方慶討玆島耽  
羅其方略或信可囑大事召至闕庭命修戰艦



與元帥忽篤浮海討日本破其一歧對馬伊羅  
等島以糧盡還八年辛巳即至元十八年也又  
大舉忻篤茶丘領蒙漢軍發合浦亡宋降將范  
文虎領蠻軍發四明期至日本城下合戰王復  
以金方慶為元帥領高麗軍偕進范文虎後期  
且值大風蠻軍皆沒忻篤茶丘等亦多棄士卒  
僅自脫歸金方慶獨力戰至霸家臺諸軍不繼  
亦引還於是詔王為征東行省丞相負吏皆從  
王保舉不拘常選十四年乃顏叛王掃境內軍  
士刻日親赴討在未至乃顏敗帝謂王地遠不



及事勸王之誠足勸天下即令罷兵衆驛而朝  
乃顏之黨哈丹收散卒衆號十萬奇掠水達達  
女真之地闌入我疆分軍為二一自鐵嶺一自  
竹田直趨上京王命萬戶印候堯希俞羅裕禦  
之會帝遣乃蠻不薛閣干等引兵來逐與之合  
大破哈丹于燕歧之野尸馬無還者然比年國  
人征戍轉餉失其農業以致飢饉帝以海船輸  
江浙米十萬石賑之二十年入朝帝崩與議立  
成宗以王先朝勲戚遇之甚厚所言皆聽大臣  
丞相伯顏完澤達罕忽古孫大師月知節亦莫



敢鈞禮二十而年公主薨以病遜位于世子諒  
封為逸壽王明年復位又十一年薨壽七十三  
在位三十五年武宗皇帝加封贈制若曰朕觀  
今天下有民杜而王者唯是三韓及祖宗而臣  
之殆將百載歟父菑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  
謂之甥既勲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  
可後於追崇故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  
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  
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暉移孝為忠易威  
以惠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絜然惟大



獸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  
降鑿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其方  
物顧同歲賜於宗親責秉鈞以東征期冀挽于  
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遼水出奇兵壓卵以大山  
戰踵未還逆首已授雖居位未周夫三紀而享  
年實過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矧其子式  
穀之是似則斯人沒世爲不忘自官階而進之  
至師垣而極矣夫既封玄菟之墓表滄渤以爲  
襟何必刑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尚期貞魂  
庸服恤章可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



宣亮弘化奉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謚忠烈翰林學  
士丞旨姚燧之詞也忽篤恟里米思公主至元  
甲戌東歸明年九月丙戌生世子始諱諒後改  
璋字仲昂方在襁褓公主入朝抱以見徽仁裕  
聖皇后后拍手呼之便匍匐投諸膝下后名之  
曰益智禮普化至年十六入朝世祖皇帝引見  
便殿隱几而卧問爾在國讀何書對曰有師儒  
鄭可臣閱漬在此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  
孟帝大悅試喚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遽起而



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  
得令我不冠以見因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  
序理亂之迹自辰至未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  
議征交趾有詔高麗世子之師二人各與同議  
二人議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如遣使招來  
如其執迷不服聲罪而征之一舉可以萬全對  
稱旨於是可臣遂授翰林學士漬直學士時人  
榮之成宗初尚寶塔實怱公主受遜位于忠烈  
王大德二年即王位任賢使能去邪革弊時有  
驛騎病肥驛卒病踵之語蓋人畜之習於奔走



者得久聞必致此患以言使者之誦也公主之  
乳媪與本國患得之人潛謀以公主失愛訴于  
中宮以故召入宿衛者十年武宗仁宗龍潛與  
王同卧起晝夜不相離大德十一年王與丞相  
達罕等定策奉仁宗掃內難以迎武宗功為第  
一封瀋陽王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駙馬都  
尉勲上柱國階開府儀同三司寵眷無出右者  
仁宗為皇太子王為太子太師一時名士姚燧  
蕭蘄閣復洪革趙益頴允明善張養浩革多所  
推轂以備宮官至大元年忠烈王薨奔喪晝夜



不息十餘日至王京及出殯斬衰之服步至山陵復土然後乃歸先世未嘗行也於是冊為征東省大丞相高麗國王兼瀋王尋拜太師初本國權臣仍世專政集文士有才望者置之府中號政房百官陞黜皆令注擬啓于國王王不得已皆可之即施行焉宰相拱手奉行文書而已權臣亡政房之名猶在故執政承旨權重於宰相至是王謂安有宰相而不知銓選者乎遂以文資之選歸之典理而首相主之武選歸之軍簿而亞相主之官入之法頗近於古定田賦立



益法修荒政杜偉門規模甚備而臣下莫能奉  
承成其義意故澤之及民者未洽有識至今惜  
之皇慶癸丑遜王位于世子江陵君諱燾一名  
阿剌忒實里尚英王女又尚魏王二女王有兄  
曰江陽君滋以恭公主子不得立有子三人王  
愛撫如所生取第二子養之宮中名暉一名完  
澤禿令襲爵為藩王尚梁王女王既謝兩王位  
留京師邸稱病不朝請所居堂名濟義基德痛  
掃溉閉戶焚香竟日危坐飲酒至多平居不進  
一盃祇中唯飼一馬聲色之娛鷹狗之玩不萌



于心唯酷嗜浮圖法捨本國舊宮為吳天寺經  
止未之工範銅作佛三千餘軀泥金銀寫經二  
藏黑本五十餘藏邀蕃僧譯經受戒歲無虛月  
人或以為言好之彌篤延祐初有鮮卑僧上言  
帝師八思巴製蒙古字以利國家乞令天下立  
祠祀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公揚安普為  
主其議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功於國祀之自  
應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  
祀以德不以功後世恐有二論事雖竟行聞者  
遠之科舉之設王嘗以姚燧之言白于帝許之



及李孟為平章政事奏行焉其源蓋自王發也  
右丞相禿魯罷遣李孟至王邸諭以爰立之意  
王謝曰臣小國藩宣之寄猶懼不任乞付於子  
陛下許之矣况朝廷之上相哉安敢貪榮冒處  
以累陛下之明臣老矣專心事佛以祝聖壽臣  
之分也敢以死請帝聞之笑曰固知渠善避權  
也乃止其謹慎如此迺祐己未請降香南遊江  
浙至寶陀山蓋知時事將變無以避患伯顏禿  
古思者本國少尹朱晃家奴也自宮為閹寅緣  
事仁宗于藩邸佞險多不法王深嫉之伯顏禿



古兒亦知其然思有以中傷者以帝及太后眷  
王之深不得發帝崩厚啗八吉思百計誣譖英  
宗不之察以學佛經為名竄之吐蕃恭定帝召  
還京師欲使返初服之國為王王固辭焉二年  
五月辛酉薨壽五十一在位凡七年王聰明強  
記凡事一經耳目終身不忘每論三代漢唐君  
臣得失衮衮不窮尤喜大宋故事嘗使其寮佐  
讀東都事略聽至王旦李沆富韓范歐陽司馬  
諸名臣傳必舉手加額以致景慕之思至丁謂  
蔡京章惇等姦臣傳靡嘗不切齒憤惋其好賢



嫉惡蓋天性云

益齋亂葉卷第九上



益德堂

書



益齋亂藁卷第九下

史

太祖

臣齊賢曰臣又事忠宣王王嘗言我太祖規模  
德量生於中國當不滅宋太祖宋太祖事周世  
宗世宗賢主也待宋太祖甚厚宋太祖亦為之  
盡力及恭帝幼冲政出太后迫于軍情而受周  
禪盖出於不得已也我太祖仕弓裔猜暴之君  
三韓之地裔有其二太祖之功也必不世之功  
處必疑之地可謂危矣而國人歸心將士推戴



然猶固讓欲殉延陵之節弔伐之事亦豈得已  
哉其好生惡殺而信賞必罰推誠功臣而不假  
以權創業垂統固宜一揆矣至若宋祖以江南  
李氏比之鼯鼯卧榻則石晉所賂契丹山後之  
上六州蓋視以為橐中物既收北漢將長驅以  
定秦漢之疆耳我太祖即位之後金溥未賓甄  
萱木虜而隻羊西都親巡北鄙其意亦以東明  
舊壤為吾家膏壤必席卷而有之豈止操鷄搏  
鴨而已哉由是觀之雖大小之勢不同二祖規  
模德量里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忠宣聰明好古中



原博雅之士如王構閻復姚燧蕭奭趙孟頫虞  
集皆游其門蓋嘗與之尚論也

惠王

臣齊賢曰羽父請弑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  
聽亦不討之終致為氏之禍王規之譖兩王第  
亦羽父之意也惠王不弑之罪顧使居左右其  
免於袖刃壁人之謀可謂幸也時去太祖棄代  
甫耳規之不義而得衆已能如漢魏之曹馬耶  
其未有以竄殛之何也嗚呼小人之難遠也如  
此哉可不誠哉



定王

臣齊賢曰定王以人君之尊步至十里所浮屠之宮以藏設利又以七萬石穀一日而分賜諸僧一遭天譴喪心生疾所謂君子求福不回敬以直內者亦嘗聞其說耶疾既大漸能以宗社付之親弟不使如王親者覬覦於其間是可嘉也已

光王

臣齊賢曰光王之用雙箕可謂立賢無方乎箕果賢也豈不能納君於善不使至於信讒濫州



耶若其設科取士有以見光王之雅有用文化  
俗之意而美亦將順以成其美不可謂無補也  
惟其倡以浮華之文後世不勝其弊故宋徐奉  
使競譔圖經言取士用詩賦論三題不策問時  
政視其文章騁騷唐之餘弊云

景王

臣齋賢曰滕文公問井地於孟子孟子曰仁政  
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  
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  
可坐而定也三韓之地非四方舟車之會無物



產之饒貨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絕無而僅有也經界之正若漫其利害比之中國相萬也太祖繼新羅衰亂秦封奢暴之後萬事草創而為口分之法歷四世景王作田柴之科雖有疏略亦古者世祿之意也至於九一而助什一而賦及所以優君子小人者則不暇論也後世屢欲理之終於苟而已矣蓋其初不以經界為惡撓其源而求流之清何可得也惜乎當時群臣未有以孟子之言講求法制啓迪而力行之也



成王

臣齊賢曰行選官御事崔承老上書成王曰臣  
竊見開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欲勸玄宗  
勤修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  
政休明可謂師範故也自我太祖開國已來臣  
所及知者韓王在臣心今謹錄五朝政化善惡  
之跡可鑑可戒者謹條奏以聞伏審我太祖神  
聖大王時當百六韓王叶一千當初剪亂夷凶  
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膺圖受命人知聖德以  
歸心於是值金鷄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興之宣



譯不離鄉井便作間庭定遼溟之驚波得秦韓  
之舊地功德莫大焉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先  
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絕其交聘者以彼  
國相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盟一朝殄  
滅故太祖以為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獻駱駝  
亦皆棄而不畜其防患乎未然者有如此也渤  
海既為丹兵所破其世子太光顯等領其餘衆  
數萬戶日夜倍道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至賜姓  
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祀其文惠王參佐以下  
皆優沾爵命急於存亡繼絕而能使遠人來服



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好亂殺主虐民太  
相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  
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西北  
邊民每被女真往來侵盜太祖遣一良將鎮之  
不勞寸刃邊境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邇者  
又如此也新羅君臣諱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  
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滇州至興禮府其間百  
十餘城莫不懷子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  
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咄南平百濟不得已而  
用兵或有臨敵便降或有望風懾伏雖交鋒刃



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甄壹積惡數十餘  
年終為逆豎所囚逃奔于我請兵討逆太祖雖  
從其請猶且緩期待其請至勤款方行天罰其  
仁篤好生聽武期不殺者又如此也甄壹為積  
年讎敵背盟縱惡罪不可計方其困厄厚禮迎  
致及其殞歿亦優賻贈其道貫幽明義周存沒  
者又如此也洎平百濟車駕入城哀恤窮民厚  
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南北久分新舊又  
別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其含弘寬簡又如  
此也自成一統以來事大以禮交隣以道居安



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崇節儉卑宮室而期於  
粗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但禦寒暑好賢樂善  
舍己從人恭儉禮讓發於天性況生長民間滿  
嘗艱險衆人情偽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  
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人不  
失其才遇士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其  
知懲勸之方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但以創  
業之初致平日淺禮樂之間猶多闕之未及周  
備忽遺弓劍蓋國人之不幸寔天道之難謚深  
可惜也惠宗久在東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傅善



接賓僚由是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嗣位衆舉欣  
然時有人譖定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  
答亦無所問恩遇愈豐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  
大度既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  
甲士相隨蓋為疑人大甚大失為君之體加以  
偏賞將士恩澤不均內外怨嗟人心隳貳又即  
位踰年便致沉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於是朝  
臣賢士不獲近前鄉里小人常居卧內厥疾彌  
篤嗔恚日增三年之間民不見德晏駕之日粗  
得免其橫禍可不痛哉定宗在藩邸時早有令



開惠宗寢疾彌留宰相王規等潛有所圖規覲  
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西都忠義之將定計而  
為備及內難將作衛兵大至故奸計不成羣兇  
受誅雖由天命亦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宗至  
今三十有八年洪祚之不絕亦定宗之力也定  
宗既以連枝得繼夙夜孜孜銳精求理或然燭  
而引見朝士或盱食而聽斷萬機故即位之初  
人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  
毅固執不移暴徵作役勞動人夫雖上慮為悉  
乃群情不服怨讟由是而興災應速於影響云



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禮有加於茲  
下鑑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強無棄  
疎賤而惠鮮鰥寡自即位至于八載政教清平  
刑賞不濫及雙巢投化以來為重儒術息禮過  
豐由是非才濫進不次驟遷未浹歲時便為卿  
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容以此圖歡怠於政  
事軍國要務壅塞不通酒食讌游聯綿靡絕於  
是南土庸人競願依投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  
以殊恩殊禮所以後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華  
風不取華之令典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才於



百姓則益消膏血之資於四方則剝得浮虛之  
譽因此不復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故猜忌日  
深都俞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要憑佛  
法欲滿希求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願之業修不  
少專求福壽但作祈禱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  
之因緣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  
不窮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  
所作為不欲悛改宮室必踰於制度服食須極  
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休日略  
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為太祖十年之費又及未



年多殺無辜臣愚以為若使光宗恒思恭儉節  
用勤政如初則豈不永命纔得享年五十而已  
哉况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奸兇競進讒毀大  
興若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  
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  
夷骨肉親姻亦皆剪滅惠宗之克全兄弟定宗  
之能保邦家若論恩義可謂重也兩朝皆唯有  
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非但不報其德亦復深  
結其冤又至末年於已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  
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



善於前而早得令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  
痛也景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  
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光考末年  
能免悔尤得嗣天位焚積年讒毀之書放累歲  
無辜之獄宥愆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  
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悟責無  
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罰不一未及于理後倦  
于勤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奕終日無厭  
左右唯中官內豎而已由是君子之言無自而  
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有美名而晚無令



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忘臣義士誰不痛  
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然景宗亦有足稱  
美於無窮者何也其當初遘疾未及危篤遂於  
卧內引見聖上執手與言付囑軍國不唯社稷  
之福亦是人民之幸也唯若惠景二宗嗣位皆  
在春宮理在必然人無異望至於堂從兄弟非  
有分明付托則爭端必起惠宗兩年寢疾而終  
有子曰興化即君而雖或年少以無明囑故事  
歸於諸弟定宗自被羣臣胡戴以篡大業臨終  
亦早傳位於光宗以安宗社定景二王之遺命



可謂明矣又曾見惠定光三王相繼之初百事  
未寧之際兩京文武半已殺傷况屬光宗末年  
世亂讒興九繫刑章多是非辜歷世諷王臣宿  
將皆未免誅鋤而盡及景宗踐祚舊臣存者四  
十餘人耳其中亦多遇害皆由後生讒賊豈不  
悲哉先朝不保永年多因此禍後世可以為鑑  
誠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  
遜讓之恩纂列聖庖鴻之業內外同歡人臣相  
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  
風何異玄宗追慕文皇之故事耶聖上又能取



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有保全骨肉之功可謂  
友于之義也定宗先知亂萌克定蕭牆之難而  
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智謀之明也光宗八  
年之理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先朝寃獄數  
千燒積年讒毀之文所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  
為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取其善者而行之  
其不善者而誡之除不急之務罷無益之勞因  
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義日慎一日雖休勿休雖  
貴為君主而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自矜矜  
唯敦恭己之情不紀憂民之念則福不求而自



至災不穰而自消聖君胡不萬年王業豈唯百  
世而已哉臣愚昧忝職樞機既奏陳之有心又  
回避之無路謹錄鄙懷不出時務計二十有八  
條隨狀別封以進其二十八條載之本傳承老  
見成王有志可與有為乃進此書皆實錄也成  
王立宗廟定社稷贍學以養士覆試以求賢勵  
守令恤其民賚孝節美其俗每下手札詞旨懇  
惻而以移風易俗為務及乎契丹意在吞噬遣  
將來侵夙駕西都進兵安北即寇準澶淵之策  
也其欲移闕防於崑崙嶺棄委積於大同當時庸



臣之議耳必非成王之本意也嚮若觀承老此

書悅而釋之去浮夸務篤實以好古之心求新

民之理行之無倦而戒其欲速躬行心得而推

已及人齊變至魯魯變至道可異也蕭遜寧爭

能認不恤民事以興無名之師成王聞契丹來

契丹軍營問所以來侵之意其將李智伯安敢

援不革土風以為却敵之策乎成王樂慕華風

丹之難知信州李智伯奏言復行先祖法度不

為他方異法國家可保矣由是燃燈八闕仙郎

不事然其未老而樹繼嗣為國家之慮長矣臨  
絕而惜肆赦達死生之理明矣所謂有志而可



與有為者非耶嗚呼賢哉

穆王

臣齋賢曰慶父犯禮於魯不韋嫁禍於秦齊桓尸姜始皇轅毒何救萬世之耻哉不誠覆車之轍防閑於初子母俱罹其殃社稷幾至於亡嗚呼宣讓之不幸也抑非不幸也

顯王

臣齋賢曰侍中崔文憲公冲述贊曰傳稱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千秋太后自縱淫荒潛圖傾奪穆王恐傷母心認而不禁及卒病殆知百姓之



屬望排千鈔之惡黨遠馳遺命俾固本支然以  
嫡母貽孽戎臣逆謀強隣伺釁興師入境京闕  
俱燼乘輿播遷反正之後和戎結好偃革修文  
薄賦輕徭進賢登俊脩政公平寘民安輯內外  
底寧農桑屢稔所謂天之將興誰能廢之者豈  
不然哉文憲之言世所謂命也句踐嘗膽雪耻  
會稽小白忘昔遺患於齊人君恃有天命縱欲  
敗度雖得之必失之是故君子理思亂安思危  
慎終如始以對天休如顯玉爾謂吾無間然者  
乎



德王

臣齊賢曰慶陵朝頭陟山人李承休進帝三  
記有曰德何止四年鳳鳥來呈瑞考之實錄未  
見其事唯俚俗相傳言鳳之來也群鳥隨而噪  
之鳳乃飛去國人憎鳥少長持弓彈射德王一  
代京城無鳥夫鳳羽族之長也為羣鳥所逐豈  
曰鳳哉蓋韻記之無稽耳德王居喪能盡子之  
孝為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徐訥王可道崔  
冲黃周亮之儔朝廷無欺弊而民安其生雖微  
鳳鳥尊號曰德不亦宜乎



靖王

臣齊賢曰契丹貪暴不足保信聖祖深以為誠  
然而幸其一災而棄舊好亦非計也顯三艱難  
反正日不暇給德王未及方剛之年尤宜戒之  
在闕王可道議絕和親不若皇甫俞義繼好息  
民之論也靖王嗣位三年我大夫崔延嘏如契  
丹四年契丹使馬保業寔來自是復尋權盟感  
之匪由至誠致之必有奇策君子以為善繼善  
述以保其國

文王



臣齊賢曰顯德靖文父作子述兄終弟及首尾  
幾八十年可謂盛矣而文王躬勤節儉盡用賢  
才愛民恤刑崇學敬老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  
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無功不賞左右之愛  
有罪必罰宦官給使不過十數輩內侍必選有  
功能者充之亦不過二十餘人冗官省而事簡  
費用節而國富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  
時號太平宋朝每錫褒賢之命遼氏歲講慶壽  
之禮東倭浮海而獻琛北貊扣關而受廛故林  
完以為我朝賢聖之君也獨其徒一畿縣作一



僧寺侈峻宇於宮闕侷崇墉於國都黃金為塔  
百物稱是殆將比擬蕭梁而不知欲成人之美  
者嘆息於斯焉耳矣

順王

臣齊賢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然而國  
君能為齊衰之服饘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  
哀使四方來觀而悅者鮮矣順王毀性成疾四  
月而逝雖過聖人之制其愛親則天至矣悲夫  
宣王

臣齊賢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觀宣王文德殿餽藥詩有類於趙孟視蔭喝日  
之語何哉趙孟列國之卿其語偷君子尚譏之  
況士者立以宣王聰明好學不讀非聖之書而  
無苟且之意明良賡載之歌則尚矣大風凜慨  
之作何遽不若乎不及三年遂棄羣臣嗚呼  
獻王

臣齊賢曰禹之傳子為慮後世植遺腹朝委裘  
而天下不勳者分素定也顯之三子兄弟相傳  
以及於順順以居喪過哀夭折無嗣而傳於宣  
宣薨而太子嗣是為獻王國人習熟見聞乃謂



宣有五弟而立孺子以是歸非何不思之言也  
唯不得周公於親博陸於臣委任而輔政三危  
且亂可翹足而待也後世有不幸而遺六殺戴  
於襁褓之中者可以此為誡哉

肅王

臣齊賢曰以漢高祖知人之明每謂惠帝柔仁  
而趙王如意似我屢欲易太子而不知代王之  
終為大平天子封之邊郡然代王免呂氏之禍  
以無寵也唐太宗之賢而不克定嗣卒用昏童  
乃使凶牝啄其孫殆盡尤可歎矣兩漢四百年



臨天下者皆孝文之裔也唐三百年自中脣訖  
昭哀亦大帝之後也用此觀之天也非人也我  
文考十九子而以再興宗國期肅王於紹懿之  
年而肅王由藩侯紹大統智以定亂仁以底平  
有子若孫克明克類繼繼承承以至于今四百  
餘年斯豈非天乎雖然傳曰知子莫若父者其  
文考之謂乎

諸妃傳序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  
而禮義有所措夫婦人倫之本也國家理亂罔



五禮通考卷九下  
不由之胤卯生商龍聚滅周楚以樊姬昌息以  
媯氏亡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故述諸妃傳其無  
子無大善惡者略之

### 宗室傳序

國家之制宗室稱諸王猶漢諸劉唐諸李謂同  
姓耳非爵也親而尊者爵為公其次為侯疎者  
為伯幼者為司徒司空內足以羸其生外足以  
尊其勢不使之莅官臨民祖宗所以保親戚也  
金寬毅王代宗錄任景肅瓊源錄宗女與宗子  
並列計其世譜勢然莫之辨也小白君齊而姑



姊妹不嫁綢父娶吳而謂之吳孟子為不足議  
歟表而出之又豈春秋諱魯之法乎宗女雖親  
且貴婦人外父母家可略也已

策問

問讀論語每以諸弟子所問作已問而以夫子  
之言作今日耳聞其讀史亦於君臣之際事機  
之會以身處之如何而可如何而不可然後古  
有所益先儒蓋有此論矣且如樊遲請學為農  
圃子張學干祿季路則問事鬼神顏淵則問為  
邦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諸生若及夫子之門其



所問而願學者何事管仲事小白狐偃事重耳  
雖其以力假仁陰謀取勝皆所以攘夷狄尊王  
室也仲也致功烈其卑之譏偃也貽譎而不正  
之謂斯亦未為得也叔孫通不為高祖制禮儀  
則醉號擊柱孰謂其不至於叛而先王之禮之  
喪通使之也朝錯不為景帝削諸侯則僭禮踰  
制幾何其不至於亂而七國之兵之起錯促之  
也諸生若當仲偃之任能樹其功而無其過歟  
遇通錯之時能救其弊而免其責乎勿夸勿誣  
請以實陳



問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又曰仁政必自經  
界始歪界不正井地不均糴祿不平經界既正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然則經界井田什一者  
為天下國家所宜先務也自商鞅廢井田開阡  
陌秦日以富強卒并天下阡陌之為利似愈於  
井田也孟子之言果是漢高祖入關代秦除其  
苛法以收民心不議井田之復其後孝文之愛  
民孝武之好古而賈誼董仲舒亦未嘗一言及  
此何也我祖宗垂統守成四百年於此矣經國



之謨取民之制要皆合於古而可傳於後也所謂內外足半之丁轉祿之位役分口分加給補給之名租稅之數肥饒磽薄九等之品五種之宜與夫曰貢曰結所以量地者曰斗曰石所以量穀者其與古者經界井田什一之法有同不同乎法制之行已踰四百年既久矣不能無所弊或仍或改有不可乎近世來功臣祿券賜牌之田佛寺判定施納之田行省理問所巡軍忽赤內乘鷹坊受賜之田權豪之無并姦猾之匿挾所以毒於民而病於國者紛然而作倉廩



之入比之江都攻守危急之時什不能二三焉  
萬分一有三五年水旱之災何以周其急千百  
軍餽饗之費何以共其用乎去歲前政丞王脫  
歡左政丞金那海入朝上國天子有令使之歸  
而整理之二政丞既歸置都監號以整理於是  
辭頌忿諍多於麻粟逮繫訊鞠疾於風雨豪猾  
頗亦知懼而諂諂不可遏止一奇三萬之死而  
已致朝廷之詰而勢若不復振焉向所謂毒民  
病國者豈不益肆而無所憚哉夫奉天子之命  
理一國之政使希世之恩不下究在朝廷之議



天下之論如何哉南北喜事之上上書都堂請  
立省東方變其土俗幸賴朝廷以我慕義勤王  
之功世皇優恤之詔閣而不行者屢矣今無乃  
乘其幾而欲售其說乎夫有為於不可為之時  
然後為難能也諸生皆有志於國家請言其可  
以有為之說

問帝王之統若四時之相代有不可紊天命人  
心之所歸又不可誣也三五已前遐哉邈乎雖  
有載籍莫考而徵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訖于  
周及其衰東西而分祖龍遂帝四海二世而漢



氏代十二世而巨君慕祖龍巨君見謂紫色擬  
聲餘分閏位而子長述秦之紀溫公紀新之年  
何也東漢分而為三國西晉亂而為五胡拓跋  
氏高氏宇文氏賀六渾氏劉氏二蕭氏陳氏自  
立南北索虜島夷是非蜂起所謂若四時之相  
代者果安在哉隋唐一天下至于五季禍亂極  
矣契丹既割據于北宋地只限白溝康三雖播  
越于南金兵未逾長江人心天命之歸又安在  
哉是皆不可不辨者也漢雉唐嬰列于帝紀  
堅永叔之筆為得春秋之法乎程伊川以武氏



三五復集卷之十一  
比女媧謂之非常之變而不及呂氏亦有說乎  
公孫臣之流終始五德之論又是據乎今所以  
問於諸生亦欲自質其疑而已

問論語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又曰善人  
教民七年可使即戎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  
以勝殘去殺矣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此皆聖  
人之言而學者所宜服膺也國家服事皇元由  
外無虞閭閻櫛比行路如織民日以殷野日以  
闢化斥鹵以水耕刊蒼蔚以火耘豈非庶矣乎



而受名田供賦役者百無二三焉豪勢之家器  
列金玉商賈之婦衣曳羅縠豈非富矣乎而罄  
衣食償利息者十常八九焉幸際休明天下同  
文家有程朱之書人知性理之學教之之道亦  
衰幾矣而韋布之博學篤行者果誰搢紳之成  
德達林者能幾為士尚爾於民何誅往者既族  
摧臣神邑再都忠敬忠烈作於前忠宣忠肅承  
其後倚重之臣責難之佐宜有所謂善人焉用  
能匡救將順式至于今休蓋教民而為邦也久  
矣然而蜂起之倭孽舟犯疆謀所以逐捕之未



免浚編戶以充資糧驅農夫以補卒乘莫見令  
行而禁止徒聞饒望以訛言豈所謂可以卸戎  
乎患失之夫不逞之徒敢為蕭牆之憂自速市  
朝之肆豈所謂勝殘去殺乎有合坐以謀謨有  
政房以黜陟監察之司繩愆而格非典法之吏  
講疑而斷獄而我主上殿下仁厚慈儉不喜遊  
畋不適聲色延訪耆士體貌大臣修曠代之禮  
文躬大享於宗廟政刑德禮以道以齊者可謂  
云爾已矣然而廷無端讓之風野無時雍之俗  
念諱交騰盜賊竊改以猶幸免之恐不可得况



望其耻且格乎凡此之故何也諸坐處不諱之  
朝遇願理之君宜盡意遠思跡求馴致此弊之  
由指陳作新斯民之術有司者將獻吾君而施  
于國家夫豈小補哉

范增論

或問漢用三傑而王楚不用范增而亡然則增  
孰與三傑賢曰增方之陳平猶謂不足况於三  
傑乎高祖之寬仁項羽之猾賊增所知也莫不  
信於背約而羽背八關之約莫不仁於殺無罪  
而羽坑已降之卒莫不義於弑君而羽殺懷王



其至五年而後亡亦幸也高祖則初入關也五星聚于東井天與之也其王漢中也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而項氏亦于之臣亦多歸漢人與之也王陵之母甘自殺而不忍其子之背漢與楚高祖之必王項羽之必亡匹婦之所明知也增從必亡之人不能從必王之主其為不智明矣向使羽用增之策終亦未免於亡矣曰增既委質於項氏雖知其必亡焉得而背之哉曰始懷王以宋義為上將羽為次將增為末將使止救趙當是時增豈羽之臣乎羽擅殺上



將詐報於君可謂無道且前攻襄城襄城無噍類諸將皆謂羽不可使先入關如是而增竟從羽見疑以死陳平則知羽不足與為天下杖劍歸漢而為謀臣故曰方之陳平猶為不足況於三傑乎

伍負蘇不韋論

東漢蘇謙與司隸校尉李嵩有隙嵩以事収謙掠死獄中而刑其屍其子不韋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尅與兄弟八大農芻廬中鑿地達嵩寢室殺其妻及小兒而嵩有



備乃馳往魏郡掘高父塚斷其頭以祭讎墓高  
憤恚歐血死當時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唯  
任城何休方之伍負郭林宗聞之曰子胥憑威  
闇閭雪怨舊郢但鞭墓戮屍竟無手刃後主之  
報豈如蘇子靡因靡負冒觸嚴禁分骸斷骨以  
毒生者使高不得其命比之於負不亦優乎予  
曰林宗以不韋優於伍負則可矣其所以優之  
之義則謬矣若以復讐論之則負不必劣而不  
韋獨優也若論大義則二子之優劣較然自分  
矣何也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臣之大節負



爾失之初楚王執伍奢而召負曰來免而父而  
負不來夫父得罪於君猶將自至庶一感悟其  
君况以免其父召之雖知其不誠不俟駕而行  
固人情也負托以後報而竟不來是促父之死  
也君子違不適讎國大夫士去不說人以無罪  
而負誘蛇豕之吳蹈宗國發掘陵墓鞭其君屍  
不孝與不忠莫甚焉不韋之於李嵩正得不共  
天下之義而無倒行逆施之罪林宗不務論此  
而區區辯其復讎之難易以為優劣豈不謬哉  
謁三王廟各獻頌



禹

昔者洪水天下皆足下民罹毒靡所底止一匪我  
斯理宜其魚乎三過其室不子呱呱昏墊是憂  
朕躬非苦載瀾載疏九有乃土民受厥賜何千  
萬年將聖有言吾無間然

湯

於皇天乙長發有殷聘賢畝畝學焉而臣網開  
三面四海歸仁樂天事高伐夏順人匪明厥德  
胡信于民格言斯在日新又新

文王



周家積累爰自后稷西伯勃興儀刑四國夷牙  
就養虞芮質成莢揮易象馴致頌聲分三有二  
不怨服事文在茲乎德其至矣

秦城銘

秦虎咆哮六畢四一愚浮黔首譏惑古月萬里  
成城首泚尾碣囊括邊雲鉤聯海日牛羊憧憧  
踐履白骨雨泣愁魂川流怨血民盡瘡痍杵音  
未絕豈料蕭牆禍成腐孽高赤厥族嬰素其車  
城故不圯咸京為墟猶竭之木皮完裏虛雖封  
以植卒顛且枯材雄識聞嗟乎政乎



息影菴硯銘

重而堅得之天滌以新存乎人

崔春軒壺矢銘

壺虛其心矢直其理匪直匪虛匪壺匪矢必慎  
必中若虞張機詭遇獲十勝不償譏勿濼而墜  
勿旋而倚君子之嬉君子之規

金樞密思亭銘

翼彼亭斯名之曰思云誰之思父義母慈萬歲  
之截陟焉望之維樂之敬伊蒿之悲蚤夜永慕  
沒齒匪虧籍爾世祿夸爾天資以蒲以傲以教



以嬉載瞻斯爾不其恧而子兮子兮尚克念茲

白樂天真讚幅巾野服曳杖獨行

駱既竟鬻素亦不畱龍門泉石飄然獨游

蘇東坡真讚黃冠橫策坐嘯石上

金門非榮瘴海何懼野服黃冠長嘯千古

松廣李國師真讚奉教讚

國師乾乾有德與年王命寫像載瞻載虔是身  
離相是法離詮即圖作贊臣愧斐然

竹軒金政丞真讚

湛乎其臚竦乎其眉高顙瘦面頰唇雲髭斯以



狀貌求竹軒也國耳忘私信而不欺耿介愷悌  
一乎壯衰斯以志節論竹軒也真得喪齋彭殤  
神遊八極之外徜徉無何之鄉斯其為竹軒也  
有可以髣髴於丹青形容於文章者耶

安謙齋真讚有序

安文成公為世儒宗余未弱冠一拜於途遂蒙  
顧遇因識其孫謙齋後十年吾先君東菴公掌  
試春園謙齋射策登科由是予一人者交游最  
久至正庚子謙齋歿明年秋覩遺像悵然書其

側



儉而不固和而不流確乎守度儼乎揚休稱其  
為文成之孫兮克勤於行克簡於辭醞藉其文  
平淡其詩宜其游東菴之門兮位躡二府不為  
不偶年俯七旬不為不壽惟其任用未究於鈞  
衡功德未洽於生靈士論猶有所憾焉一丘一  
壑之放曠足以過庾亮一觴一詠之清真何曾  
比季倫是則我輩想平生而難忘親遺像而益  
感者也

益齋真自贊

獨學而陋聞道宜晚不幸由己何不自反何德



子民四為國相幸而致之祗速眾謗不揚之貌  
又何寫為告爾後嗣一觀三思誠其不幸早夜  
以勉毋苟其辜庶幾知免

沔州池臺亭銘

郭神龍少卿  
作守時所照

君子池

郭君種蓮其中取瀛溪說名之

花實同時不染淤泥有似君子見愛瀛溪

衢鎮臺

民吾同胞橫渠之辭獨樂何樂衢鎮在茲

緇衣堂

邑雖十室有信與忠好賢之化比屋可封



康衢亭

澹臺不徑魯論紀之有道如砥君子履之

三畜箴

猫箴

既耳而目亦爪而牙穿窬方肆胡窳無吡

狗箴

而尾之媚而舌之舐毋鬪毋戲惟藩之毀

鷄箴

鳴不廢時鬪不守雌啄糞得肥自速人穢



益齋亂藁卷第九下



益齋亂藹卷第十

長短句

沁園春

將之成都

堪笑書生謬算，狂謀可就，幾何謂一朝遭遇雲龍風虎。五湖歸去，月艇烟蓑，人事多乖，君恩難報。爭奈光陰隨逝，波緣何事，背鄉關萬里。又向岷峨幸，今天下如家，顧去日無多，來日多好。輕裘快馬，窮探壯觀，馳山走海，揔入清哦。安用平生瑛黠，席暖空使毛羣欺。臥駝休腸斷，聽陽關第四倒捲金荷。



江神子

七夕冒雨到九店

銀河秋畔鵲橋仙  
每年年好因緣倦  
客胡為此日却離  
幾千里故鄉今更遠  
腸正斷眼空穿夜  
寒茅店不成眠  
一燈前雨聲邊  
寄語天孫新巧  
故誰傳懶拙  
只宜閑處著  
尋舊路臥林泉

鷓鴣天

過新樂縣

宿雨連朝半未晴  
跨鞍聊復問前程  
野田立鶴何山意  
駟柳鳴蛩是處聲  
千古事百年情  
浮雲起滅月虧盈  
詩成却對青山笑  
畢竟功名怎麼生



二 九月八日寄松京故舊

客裏良辰屢已孤菊花明日共誰娛閉門暮色  
迷紅草故枕秋聲度碧梧三尺喙數莖鬚獨吟  
詩句當歌呼故園依舊龍山會剝肯搏前說我  
無

三 飲麥酒其法不繁不厭插竹筍

甕中座客以次訖而吸之傍置一盃  
水量所飲多少挹注其中酒若不  
盡其味不渝

未用真珠滴夜風碧筍醇酎氣相通舌頭金液



疑初滿眼底黃雲陷欲空香不斷味難窮更添  
春露吸長虹飲中妙訣人如問會得吹笙便可  
工

四 揚州平山堂今為八哈師所居

樂府曾知有此堂路人猶解說歐陽堂前楊柳  
經搖落壁上龍蛇逸杳茫雲澹行月荒涼感今  
懷古欲沾裳胡僧可是無情物羸衲蒙頭入睡  
鄉

五 鶴林寺

夾道修篁接斷山小橋流水走平田雲間無處



尋黃鶴雪裏何人開杜鵑  
誇富貴慕神仙到頭  
還似夢悠然僧窓半日閑  
中味只有詩人得秘  
傳皆山中故事

大常引

暮行

棲鷓去盡遠山青  
看暝色入林

人不見苔扉半扃  
照鞍涼月滿衣  
白露繫馬睡  
寒廳今夜候明星  
又何處長亭短亭

浣溪紗

早行

旅枕生寒夜  
慘悽半庭明月露  
淒迷疲僮夢語  
馬頻嘶人世幾時能  
小壯宦遊何



黃帝鑄鼎原

見說軒皇此鍊丹乘龍一去杳難攀鼎湖流水  
自清閑空把遺弓彌地上不蒙留藥在人間古  
今無計駐朱顏

大江東去

過華陰

三峰竒絕儘披露一掬天墜風物聞說翰林會  
過此長嘯蒼松翠壁八表游神三盃通酒驢背  
鬚如雪塵埃俗眼豈知天上人傑猶想居士曾  
中倚天卜丈氣星虹間發縹杳仙蹤何處問箭



苦天光明滅安得聯翩雲裾霞佩共散麒麟爰  
花間玉井一搏轟醉秋月

蝶戀花

漢虎帝茂陵

石室天壇封禪了青鳥含書細報長生道寶鼎  
光沉仙堂倒茂陵斜日空秋草百歲真同昏與  
曉羽化行人一見蓬萊島海上安期今亦老從  
教喫盡如瓜棗

人月圓

馬嵬効吳彥高

五雲繡嶺明珠殿飛燕倚新粧小壑中有漁陽  
胡馬驚破霓裳海棠正好東風無賴狼籍春光



明眸皓齒如今何在空斷人腸

水調歌頭

過大散關

行盡碧溪曲漸到亂山中山中白日無色虎嘯  
谷生風萬仞崩崖疊嶂千歲枯藤恠樹嵐翠自  
濛濛我馬汗如雨脩迳轉層空登絕頂覽元化  
意難窮群峯半落天外滅沒度秋鴻男子平生  
大志造物當年真巧相對孰為雄老去卧在壑  
說此詫兒童

二 望華山

天地賦奇特千古壯西州三峯屹起相對長劍



凜清秋鐵鑠高垂翠壁玉井冷涵銀漢知在五  
雲頭造物可無物掌跡宛然留 記重瞳崇祀  
秩谷神休真誠若契真境青鳥引丹樓我欲乘  
風歸去只恐烟霞深處幽絕使人愁一嘯蹇驢  
背潘鬪亦風流

玉漏遲

蜀中中秋值雨

一弄唯一日遊人共惜今宵明月露洗霜磨無  
限金波洋溢幸有瑤琴玉笛更是處江樓清絕  
邀俊逸登臨一醉持酬佳節 豈料數陣頑雲  
忽掩却天涯廣寒宮闕失意初筵唯聽秋虫鳴



咽莫恨恒娥薄相且吸盡盃中之物圓又缺空  
使早生華髮

菩薩蠻

舟中夜宿

西風吹雨鳴江樹一邊殘照青山暮繫纜近漁  
家船頭人語譁白魚兼白酒徑到無何有自喜  
卧滄洲那知是宦遊

二

舟次青神

長江日落烟波綠移舟漸近青山曲隔竹一燈  
明隨風百丈輕夜深蓬底宿暗浪鳴琴筑夢與  
白鷗盟朝來莫漫驚



洞仙歌

杜子美草堂

百花潭上但荒烟秋草猶想君家屋烏好記堂  
年遠道華髮歸來妻子冷短褐天吳顛倒卜  
居少塵事留得囊錢買酒尋花裡春惱造物亦  
何心狂了賢才長羈旅浪生虛老却不解消磨  
盡詩名百代下令人暗傷懷抱

滿江紅

相如駟馬橋

漢代文章誰獨步上林詞客遊曾倦家徒四壁  
氣吞七澤華表留言朝禁闥使星動彩歸鄉國  
笑向來父老到如今知豪傑八世事真難測



君亦爾將誰責顧金多祿厚頓忘疇昔琴上早  
期心共赤鏡中忍使頭光白能不改只有蜀江  
邊青山色

木蘭花慢

長安懷古

騷人多感慨況古國遇秋風望千里金城一區  
天府氣勢清雄繁華事無處問但山川景物古  
今同鶴去蒼雲太白鴈嘶紅樹新豐夕陽西  
下水流東興廢夢魂中笑弱吐強吞縱成橫磧  
鳥沒長空手如似空首飲向蝸牛角上在窮通  
看取麟臺圖畫誰飲馬驢蒿蓬



二 書李將軍家壁

將軍真好士識半面足吾主况西自岷我北來  
燕趙並轡論情相牽挽歸故里有門前稚子候  
淵明對酒歡酣四坐挑燈話到三更  
高歌伐木鳥嚶嚶懷抱向君傾任容路光陰欲  
停歸騎更盡飛觥人間世逢與別似浮雲聚散  
月虧盈但使金軀健在白頭會得尋盟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

平沙落鴈

玉塞多繒繳金河欠稻梁兄兄弟第自成行萬



里到瀟湘遠水澄拖練平沙白耀霜渡頭人散  
近斜陽欲下更悠揚

遠浦歸帆

南浦寒潮急西岑落日催雲帆片片趁風開遠  
暎碧山來出沒輕鷗盡奔騰陣馬回船頭浪吐  
空花堆盡鼓殷春雷

瀟湘夜雨

潮落蘆葭浦烟沉橘柚洲黃陵祠下雨聲秋無  
限古今愁漠漠迷漁火蕭蕭滯客舟箇中誰與  
共清幽唯有一沙鷗



洞庭秋月

萬里天浮水三秋露洗空  
水輪轉上海門東弄  
影碧波中蕩蕩開  
闕亭亭插玉虹  
雲帆便欲掛西風  
直到廣寒宮

江天暮雪

風緊雲容慘天寒雪勢嚴  
篩寒洒白弄纖纖  
萬屋盡堆益遠浦回漁棹  
孤村落酒帘三更霽色  
如銀蟾更約掛疎簾

烟寺暮鐘

楚甸秋霖捲湘岑暮靄濃  
一春容罷一春容何



許日沉鐘搖月傳空谷隨風度遠峯溪橋有客  
倚寒筇一逕入雲松

山市晴嵐

遠岫螺千點長溪玉一圍日高山店未開扉嵐  
翠落殘霏隱隱樓臺遠濛濛草樹微市橋曾記  
買魚歸一望却疑非

漁村落照

遠岫留殘照微波映綺霞竹籬茅舍是漁家一  
逕倚林斜綠岸雙雙鷺青山點點鴉時聞笑語  
隔蘆花白酒撥魚蝦



平沙落鴈

醉墨踈還密殘碁整後斜料應遺跡在泥沙  
來  
姓歲無差水暖仍菰米霜寒尚葦花心安只合  
此為家何事客天涯

遠浦歸帆

解纜離淮甸揚舲指楚鄉風聲颯颯水茫茫  
帆  
席上危檣斷送浮雲影驚迴過鴈行江樓紅袖  
倚斜陽遠引客心忙

瀟湘夜雨

暗澹青楓樹蕭疎斑竹林蓬窓夜雨冷難禁  
敲



五齋集十  
九  
枕古鄉心二女湘江渡  
三閭楚澤吟白雲千載  
恨沉沉滄海未為深

洞庭秋月

衡岳寬臨北君山小近南  
中開七百里湖潭吳  
楚八包含銀漢秋相接  
金波夜正涵舉盃長嘯  
待鸞驂且對影成三

江天暮雪

向夕迴征棹凌寒上酒樓  
江雲作雪使人愁不  
見古潭洲聲緊雲邊鴈  
魂清水上鷗千金駿馬  
擁貂裘何似卧漁舟



山市晴嵐

海氣蒸秋熱山容媚曉晴  
森森萬樹立無聲空翠襲人  
清鏡裏雙娥斂機中匹練橫  
隔溪何處鷓鴣鳴雲日翳還明

漁村落照

雨霽長江碧雲歸遠岫青  
一邊殘照在林垌綠網曬蒼  
扁波影明重綺沙痕射遠星  
鱸魚白酒醉還醒身事任浮萍

烟寺暮鐘

松都八景



紫洞尋僧

傍石過清淺穿林上翠微逢人何更問僧扉午  
梵出煙霏草露露芒屨松花點葛衣鬢絲禪榻  
坐忘機山鳥謾催歸

青郊送客

芳草城東路踈松野外坡春風是處別離多祖  
帳簇鳴珂村暖雞呼屋沙晴燕掠波臨分立馬  
更婆婆一曲渭城歌

北山烟雨

萬壑煙光動千林雨氣通五冠西畔九龍東水



墨古屏風巖樹濃凝翠  
溪花亂泛紅  
斷虹殘照  
有無中一鳥沒長空

西江風雪

過海風淒緊連雲雪  
杳茫落花飄絮滿江鄉  
偷放一春狂  
漁市開門早  
征帆入浦忙  
酒樓何處咽  
絲篁愁殺孟襄陽

白岳晴雲

菖杏春風後  
茅茨野水頭  
晴雲弄色靄  
林丘雨意未能休  
京縣民無賦  
郊田歲有秋  
明朝去學種瓜  
後身事寄菟裘



黃橋晚照

隱見溪流轉縱橫野壠分隴林人語遠堪聞村  
逕綠如裙鳶集螟山樹鴉投鵠嶺雲來去馬  
更紛紛城郭日初曛

長湍石磴

挿水雲根聳橫空黛壁開魚龍吹浪轉隅隈百  
里綠徘徊日浸玻璃色花分錦繡堆畫舫載酒  
管絃催一日繞千迴

剡淵瀑布

日照羣峯秀雲蒸一洞深人言玉輦昔登臨盤



石在潭心白練飛千尺  
青銅散萬尋  
月明笙鶴下  
遙岑吹送水龍吟

紫洞尋僧

老喜身猶健  
閑知興更添  
芒鞋竹杖度千巖  
迎送有蒼髯  
坐久雲歸岫  
談餘石掛簷  
但教沽酒引陶潛  
來往意何厭

青郊送客

野寺松花落  
晴川柳絮飛  
臨風白馬紫金鞵  
欲去惜芳菲  
聚散今猶古  
功名異也  
作青山不語  
暗相譏  
誰見二疏歸



西江風雪

雪壓江邊屋風鳴浦口  
檣時登草閣掛南牕  
雲海杳茫茫斫膽銀絲細  
開樽綠蟻香高歌一曲  
禮成江腸斷賀頭綱

上  
山煙雨

澹澹青空遠亭亭碧巘重  
忽驚雷雨送飛龍欲  
洗玉芙蓉稍認巖門寺  
都迷壑底松良工吮筆  
未形容疑是九疑峯

白嶽晴雲

曉過青郊驛春遊白嶽山  
提壺勸酒語關關



聽一開顏村舍踈林外田畦亂水間郊原雨足  
信風還羨紫嶺雲閑

黃橋晚照

曠望荒田路嵯峨柳院樓夕陽行路却回頭紅  
樹五陵秋城郭遺基壯下戈往事悠村家童子  
不知愁橫笛倒騎牛

朴淵瀑布

絕壁開巖竇長川掛半天跳珠噴玉幾千年爽  
氣白如烟豈學燃犀客唯期駐鶴仙淋衣暑汗  
似流泉到此欲裝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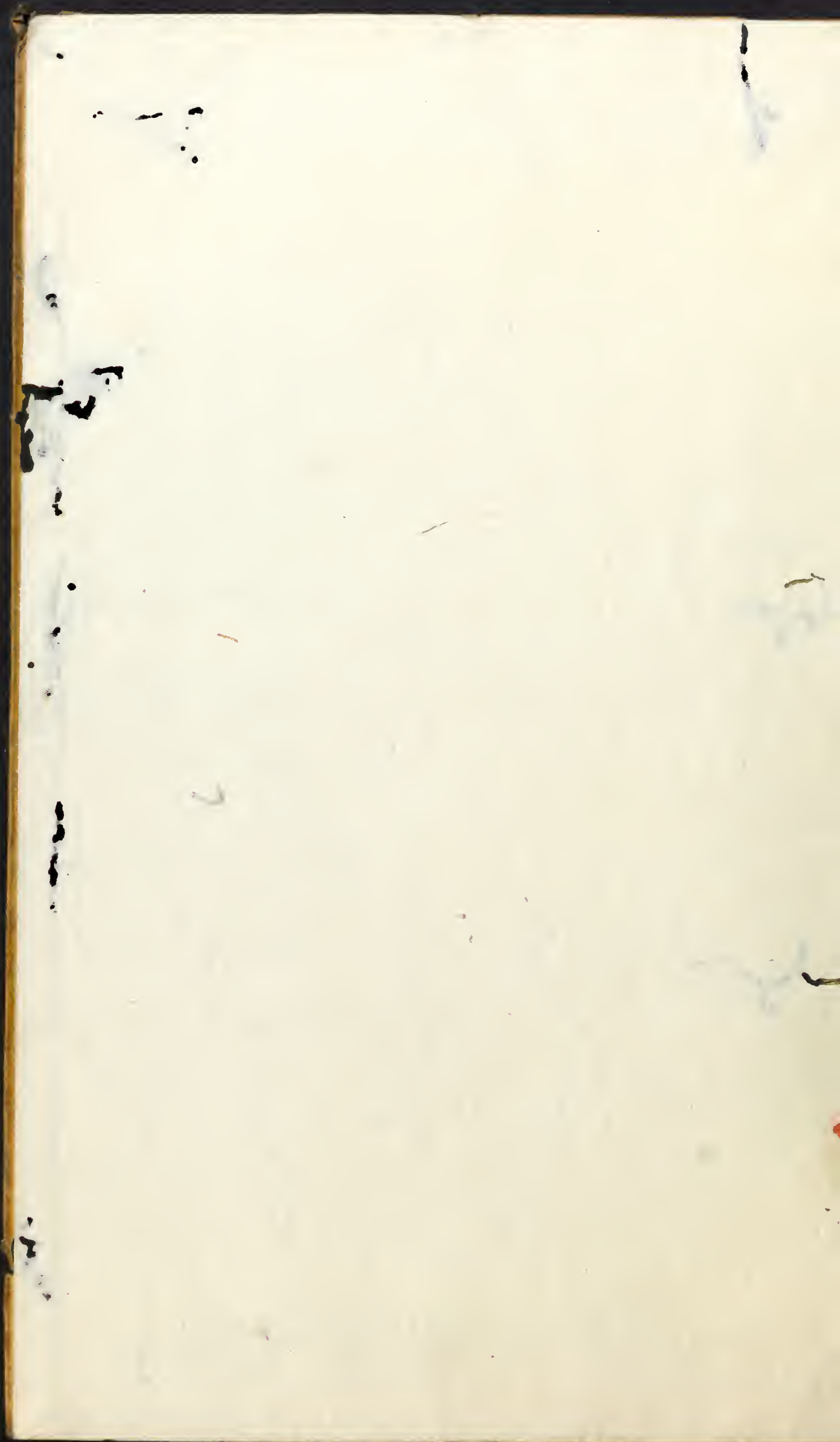


長湍石壁

瘦骨千年立蒼根  
百里盤橫張側展  
綠波間一帶玉孿  
顏獵騎何曾顧漁  
郎只漫看詩人強  
欲狀天慳贏得鬢  
毛斑

蘇齋亂藁卷第十











齊

光

三